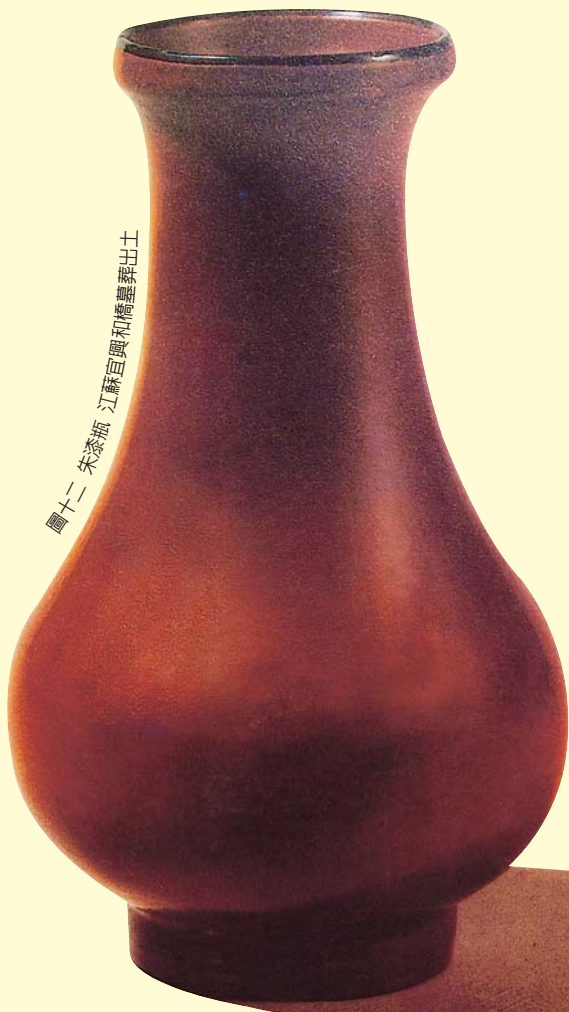


# 「元代紅」

## 素面漆器考釋

陳 晶、包燕麗



上海博物館藏 元 磁 瓶 漆 器 朱 漆 圖 二 十 二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以其金戈鐵馬為元朝奠定了基業，這個遊牧民族對大中華的改朝換代必定會引發一些新的潮流，本文擬從漆器的角度作些探討。

筆者想從兩方面來討論元代素面漆器：一是要盤點一下，究竟有多少出土器物，然後根據實物進行排比；另一是研究元代素面漆器的特徵、製作生產的情況。因為從素面漆器著手，會對元代豐富多彩的漆工藝門類的研究更有直接的啟迪。

### 一、宋漆尚黑 元漆尚紅

黑與紅本來都是中國古代漆器色彩的基調，歷代漆器都是紅黑相交輝映，似乎無需去刻意區分何為主流色彩。然而體現在宋、元兩代漆器，只要細細透析，就可以分出色彩主調上的區別。宋時尚黑漆，可能受傳統理念的影響。《韓非子·十過篇》稱：「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食器，……流墨其上，輸之于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虞舜宮中用的是黑漆器。又稱：「舜禪天下，而傳之禹，禹作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畫其內。」所以漢、唐以來，傳統漆器，一般都是黑漆為多，或外黑內紅，黑色給人更多壓抑感。元代漆器擺脫前朝傳統理念，轉變了漆色的基調，黑色漆反而作為紅色的襯托，在文獻中亦不乏記載。《元史》〈祭祀志·太社太稷條·國俗舊禮條〉中稱：社壇祭禮中有「紅髹器一」、「朱漆盤五」；太廟祭禮中有「朱漆盂」，《元史》〈百官志·工部〉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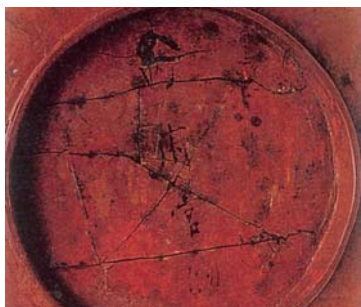
圖一 元 朱漆碗 江蘇武進卜弋鄉孫家村元墓出土



圖二 元 朱漆碗及底款 江蘇武進卜弋鄉孫家村元墓出土



圖三 元 朱漆碗 江蘇江陰申港張家店元墓出土



圖四 元 朱漆盤及底款 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出土

「工部提舉右八作司，掌出納內府漆器，紅甕……」等。

宋代漆器工藝繼唐、五代以來，有三百多年生產史，目前所知的宋代素面漆器大約二百餘件，其中七、八十件在器物上留有朱書銘文。元代素面漆器，總計約可以判定六、七十件，部分也有銘記。依此，我們可以在比較中劃定元代漆器的風格、特徵。（參考附表）

元墓出土漆器，首舉江蘇武進卜弋鄉出土者為例。這座墓葬墓主推測為常州晉陵尹陳安國，《元史·陳祖仁傳》有載。器物的色流以紅為主，在內外紅漆的器口上鑲一周黑漆口

沿。紅器黑口，濃豔烜赫，構成一種獨特風格。這座墓中出土漆器九件，包括大碗四件、托盞一件、大盤二件、小蓋盒二件。除了兩件小蓋盒是黑漆、兩件盤為內壁紅漆外壁黑漆外，其餘五件皆紅漆，其中四件漆碗，內外壁全紅、口緣一周黑漆，圈足內底髹漆，有朱書八思巴文，釋讀為「陳」字（圖一、二）。這與宋代漆碗、盤全黑或外黑內朱，以及內壁黑漆底上再罩一層朱漆的格調迥然不同。

如果說色流的變化，僅見於一座墓葬，那就不能成為時代的典型風格。而恰恰在距武進縣不遠的江陰申

港鄉一座元墓中也出土了兩件漆碗（圖三），器形、漆色、製作工藝幾乎完全與上述器物相同。此墓漆器組合中還有一件紅漆淺腹盤，也是鑲黑漆口沿。

元代漆盤中兩件有「內府官物」款，都是紅漆。一件淺腹盤出於內蒙古烏蘭察巴盟元代集寧路遺址中，通體紅漆，圈足底內墨書「內府官物」；（圖四）另一件紅漆淺腹大盤，出於元大都附近延慶縣的元窖藏中，圈足底黑漆，有朱書豎款三行，（圖五）寫明「內府官物」，並銘記製作年代是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年），為武昌路官府作坊所造。

元代素面漆器出土一覽表

編號	出土地點	器型	及銘文	件數	收藏單位	資料來源
1	上海青浦元代任氏墓	紅漆 瓶一 雕漆盒一	黑漆 盒一 小粉盒四 小粉盒二	七	上海博物館 南京博物院	沈令昕、許勇翔：《上海市青浦縣元代任氏墓葬記》，《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七期
2	江蘇武進縣卜七鄉孫家村元墓	碗四盤一 蓋托一	小粉盒二	九	常州市博物館 武進縣博物館	常州市博物館、武進縣博物館：《江蘇武進縣元墓出土八思巴文漆器》，《文物資料叢刊》，第二期，一九七九年
3	江蘇無錫市元代錢裕墓	盒一	小圓盒三	四	無錫市博物館	無錫市博物館：《江蘇無錫市元墓中出土一批文物》，《文物》，一九六四年，第十二期
4	江蘇江陰華士陶家橋元墓	托盞一 盤一 碗一 盂一等		不詳	江陰市博物館	《中國漆器全集》第四卷，（福建美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圖一七八、一七九
5	江蘇江陰申港張家店元墓	盤二 碗一		四	江陰市博物館	《中國漆器全集》第四卷，圖一七六、一七七
6	江蘇宜興和橋墓群	大圓盒一 小盒一 盤十一 瓶一 圈足豆一 鉢一 唾盂一 碗四 蓋托一等		三十餘件	南京博物院 鎮江市博物館	梁白泉：《國寶大觀》（上海文化出版社），第四一五—四一七頁；《中國美術全集·漆器》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圖版九四、九五
7	江蘇無錫市錫澄運河工地	盒一		一	無錫市博物館	《中國漆器全集》第四卷，圖一四九
8	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巴音塔拉土城子	盤一		一	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元代集寧路遺址清理》，《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九期
9	北京延慶縣清泉鋪鄉元代窖藏	盤一		一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高桂雲：《元代「內府官物」漆盤》，《文物》，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10	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塔拉元代集寧路故城	碗二（外罩黑漆，中央繪白蓮一朵）		二	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	潘行榮：《元集寧路故城出土的窖藏絲織物及其他》，《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八期
11	浙江海寧元代賈椿墓	盒一		一	浙江海寧博物館	海寧縣博物館：《浙江海寧元代賈椿墓》，《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12	江蘇常州武進縣禮河鄉元墓	盒一		一	常州市博物館	《中國漆器全集》第四卷，圖一七一
13	山西大同馬道真墓	碗一		一	大同市博物館	大同市文物陳列館、山西雲岡文物管理所：《山西省大同市元代馮道真、王青墓清理簡報》，《文物》一九六二年第十期
14	韓國新安海底沉船	鉢二 盒一 碗一 硯箱一		六		〔韓國〕文化公報部、文化財管理局，《新安海底遺物》，同和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圖五 元「內府官物」漆盤 北京延慶縣  
清泉鋪鄉元代窖藏出土

元時貴紅，這與蒙古族的習俗或許有關。元代墓葬壁畫上亦往往有此反映：遼寧凌源縣富家屯一座元墓《文物》一九八五—一六）壁畫中，仕女、人物多穿紅色長衫、紅披肩或紅色長袍，甚至所擎團扇、床上蓋的被子都是紅色的。

此外，還可以用江陰華士鄉陶家橋元墓出土一批漆器來比定。該墓出土漆器有托盞、盃、高頸瓶、盤、碗等（圖六、七、八），器形很小，非實用品，是隨葬明器，髹漆粗糙，只上糙漆，未推光。然而這組明器全是紅色，僅僅在器底部塗黑漆。碗與托盞的造型與武進卜弋鄉元墓出土者器形完全相同。



圖六 元朱漆托盞 江蘇江陰華士陶家橋元墓出土

二、宋有「燒朱」  
元有「燒紅」

元代紅漆的色澤為紅色偏橙、呈橘紅色，這與宋代呈銀朱色的朱漆器不同。宋代的朱漆生產有專業的「燒朱所作」，隸屬文思院管理：「掌燒朱紅，以供丹漆作繪之用。」這種丹漆當然是上等品，「作繪之用」，可以用於繪畫、建築裝飾。燒變的朱漆一般也用在製作漆器上，實例可見者，有江蘇淮安宋代墓葬中出土的兩件漆器，盤外邊有朱書銘文「江寧府燒朱任真上字」，《文物》一九六三—一五）說明地方州府也設有「燒朱」的專門作坊。此等朱漆的色澤，十分鮮豔。



圖七 元朱漆碗 江蘇江陰華士陶家橋元墓出土



圖八 元朱漆盤 江蘇江陰華士陶家橋元墓出土

宋代墓葬中出土的外黑內朱漆器，其內壁的朱漆，有些是後加的，即在黑漆器面上再罩上朱漆層，所以朱漆層往往容易脫落，這類漆器可能專門為隨葬所備。

《元史·百官·工部》載，元代官作坊中設「油漆局」，有「董髹漆之工」，《永樂大典》「諸局」條也載有「漆局」、「燒紅局」。元代素面漆器多橘紅色，有時色澤較深呈褐紅，可能是「燒紅局」設定的色彩。文獻記載中宋稱「燒朱」，元稱「燒紅」，亦說明兩個時代都有其時設定或稱之為流行的色彩。



圖九 元 朱漆尊式盂 江蘇江陰華士陶家橋元墓出土

### 三、元代漆器的造型及製作

元代漆器色流的變化，似乎反映不同民族的審美標準，統治階層社會意識的變化，同時它標誌著時代文化一股指特有的氣息，以色流變化來說明元時代漆器的風貌之外，其造型風格也值得留意。

前述有「內府官物」銘記的兩件漆盤，都是淺腹式大圈足，一件出土在元代集寧路遺址，一件出土於元大都附近窖藏，無疑這兩件漆盤都為生活在北方的元代貴族所應用。與此造型相似的淺腹式紅漆盤也見於江陰申港元代墓葬中。此外在山東淄博元代



圖十 元 朱漆殘瓶 上海青浦任氏墓出土

窖藏瓷器中（《文物》一九八六—十二），也見到這類造型的淺腹瓷盤，它的圈足底還有墨書八思巴文，可以認為這類造型的盤，是元代的一類典型器，元代漆盤的特點是不求裝飾，線條簡練、實用；而宋代漆盤，非常講究裝飾性，盤口呈花瓣狀，有六瓣菱形花口，也有七瓣、十瓣花口。元代漆碗的造型，顯得渾厚、樸實，與宋代花瓣式湯碗、溫碗細緻花俏的造型迥然不同。雖然在元代瓷器、金銀器中能夠看到菱口花式的盤、盞、碗盅類，但在現有的元代素面漆器中並不見花俏的式樣。由花俏精緻轉變為樸實大

方也是一種更新。元代漆器造型中還有不少新品，如尊式盂（圖九）、喇叭形圈足寬沿碗、高頸瓶等。

說到高頸紅漆瓶，筆者曾仔細觀察過上海青浦元代任氏墓中出土的一件殘器（圖十），殘高十三·二公分、腹徑九·三公分，在斷口處可清晰看到其胎骨係木條圈疊，木條寬約〇·三公分，腹壁處有上、下腹相接的一圈稜痕，將上半部覆在下腹上。在圈疊成形的木胎上先上一層黑漆為膠底，其工序為：膩子—麻筋（麻布）—膩子，然後髹紅漆、推光。漆層較厚，呈橙紅色。瓶口呈喇叭形，有直領，



圖十一 朱漆盒 江蘇宜興和橋墓葬出土



圖十三 朱漆蓋盒及底款 江蘇無錫澄澄連河工地出土

頸上部較直，鼓腹，圈足較廣。內底上有突出的方形金屬填塊，使得整個器身重心下落到近底處，不易傾倒。此器製作工匠可謂工藝老到、嫻熟，連器物的擺佈都考慮得十分周到，是一件實用器。

元代器物的胎骨製作，完全掌握和發展了宋代漆工的圈疊胎工藝。

#### 四、其它「元代紅」素漆器

以紅爲主的素面漆器，突顯了一種時代風格與精神，在幾千年的漆工藝史中，似乎沒有出現過，這是檢視元代素面漆器的一把鑰匙，因此筆者姑且形象地用「元代紅」來命名它。

根據色彩、造型及製作工藝，就比較有把握地判定一批漆器的年代，以下對一些出土時並無其他隨葬品伴出，卻被劃定爲南宋、南宋——元之間這部分漆器的年代問題進行討論。

##### 1. 江蘇宜興和橋出土的一批漆器

這批漆器分別收藏於南京博物院、鎮江市博物館，總共三十二件，是把若干小件重疊拼合在一起，放置在一個紅漆大盒（圖十二）之中，器形包括圓盒、盤、碗、托盞、鉢、唾盂、瓶（圖十二）等，器表一色紅漆，主要的標誌是凡漆器的口緣都鑲一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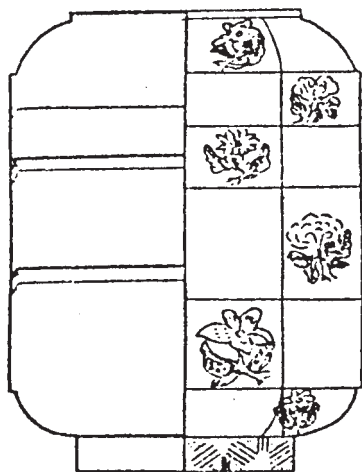
黑漆沿。只有少部分在器壁及底部有黑漆。這組器物過去在《中國美術全集》中已被定爲南宋早期，然而從髹漆的色彩及器物的造型與兩宋時期成組漆器實在難以比對得上。筆者曾查詢南京博物院、鎮江博物館接受這批漆器的考古人員，據他們回憶，這批漆器的墓葬爲當地農民發現，器物屬上交，出土年代是一九七二年。這在武進卜弋元墓發掘之前，當時因缺乏比定資料，而判定其爲南宋早期。筆者以爲時代有悖，按其色彩特徵和器形判斷，都與元時代漆器相似，定爲元代似乎更貼切。



圖十四 元 蓮瓣形黑漆奩 上海青浦元任氏墓出土

## 2. 「辛丑四明 周六郎造」銘文漆器

這是一件紅漆圓形蓋盒（圖十三），一九五八年出土於江蘇省無錫市錫澄運河工地，曾被定為南宋時代。筆者在無錫博物館對該器作過考察，器形相當規正、漆層較厚，為圓弧形蓋面，下附圈足，足底髹黑漆。這種造型的蓋盒，在兩宋素面漆器中較少見。足底朱書銘文的排列分兩行，各四字，字體較規正，它與宋代常見的工匠潦草的手筆不同。與此銘文排列相似的也見於新安海底沉船打撈出的一件元代漆鉢，此盒似乎也可以定為



圖十五 元 銀奩 江蘇蘇州吳縣元張士誠母曹氏墓出土

元代漆器。

## 五、元墓出土素面黑漆器

元代素面漆器有一部份依然繼承宋代黑漆風格。有幾件較典型的器物，可進行一番鑒別。

其一，為上海青浦重固公社（古稱青龍鎮）任氏墓群中出土的一件蓮瓣形黑漆奩。此奩（圖十四）和奩內存放的四隻黑漆小盒，器形、製作工藝基本上與宋代漆奩很相似，以致有人認為這件器物就是宋代遺物被隨葬在元墓中。按照任氏墓群出土的六方墓誌分析，只有一方屬女性，墓主人欽



圖十六 元 黑漆鉢及底刻款 韓國新安海底沉船打撈

察台守貞是任仁發的孫媳婦，出生「世臣之家」，曾祖是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省平章政事定者都拔都，《元史》卷一三三三及《新元史》卷一六〇均有傳。墓誌稱：欽察台守貞生於延祐四年（一三二七）、卒於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享年三十七。她卒年已接近元代晚期，隨葬黑漆奩即使是生前使用之物，最早也應該是元代中期以後的作品。此外，器身也有明顯的特徵，即底部附有較高的圈足。無獨有偶，元代蘇州吳縣張士誠母曹氏墓中出土的元代銀奩，底部也附有圈足。（圖十五）（考古一九六五—六）筆者排

比了十餘件宋墓出土的漆器，器身下無一附加圈足。另外，這件黑漆奩的蓮瓣顯得細纖，也有別於蓮瓣寬肥的宋式漆奩。因此可以判定這件黑漆奩屬於元代。

其二，為新安海底打撈出的一批元代漆器。這批器物除一件朱漆小盒、一件內紅外黑的漆碗外，三件漆鉢都是黑漆。這三件漆器探疊在一起，從照片上脫落的漆皮部分可看出其胎骨為木條圈疊，口沿處覆一圈較寬的木圈，這是繼承了宋代的傳統工藝。其中一件漆鉢底面有兩行陰刻填朱漆銘文，「辛未兮塘 陳萬一叔



圖十七 元 黑漆奩（失蓋）及底款 江蘇武進禮河鄉元墓出土

造」，（圖十六）筆者未見到此實物，只是從照片上看「兮」字較難認辨，疑是否為「西塘」的「西」字。而「兮」與「西」在江浙一帶地方語音的讀音相同，故以為這三件漆鉢的產地有可能是嘉興西塘。

其三，為江蘇武進禮河鄉出土的黑漆盒（失蓋）（圖十七），同墓件出者還有兩件青花大碗（圖十八）。該盒底部有針刻款「□亥靈隱山鍾家上字」，這是元墓出土漆器中唯一有針刻款的漆器，其文字款式仍沿襲兩宋以來朱書格局，如常州市國棉二廠宋墓出土花瓣形漆盤銘文：「庚子杭州

井亭橋沈上宰」、常熟張橋宋墓出土黑漆托銘文：「癸酉蘇州傳法寺後真吳上宰」。可以看到從元代開始，漆器上的漆記改變了宋代以朱書寫銘文的習慣，開始用針刻落款。而元代中期，這種格式，即包含紀年、產地作坊、工匠名稱的銘文，不再寫在漆器上了。以後，嘉興民間漆工為突出個人創作風格，就把自己的名字針刻在器物的底部。



圖十八 元 青花碗 江蘇武進禮河鄉元墓出土